

關一貫道偽託印光法師降品

沼和

近年有一批亂說，自稱無生老母，傳其所謂一貫道。此語俚鄙之極，不顧識者一笑。然有小靈異，或自知來人姓名，或指出心中隱事，故信從者日多。殊不知此種靈異，委實不足重視。不特靈鬼老狐能之，下至樟柳神宮陽法亦能之。文孔亂手廣布耳目，刺探以得者，更不可究詰。總之，修道法門雖多，其愈高尙愈正當者，表面上必愈見平淡無奇。我佛之涅槃滅度，道家之混淨無爲，孔教之無聲無臭，無不以至平淡爲至高之境，何嘗實非神通哉？且真有神通者，多深自緘默，惟恐人知。凡實非神通者，皆邪術小技，非真正神通。莊子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正此理也。雖然，妄覓衆生，頑強變化，根器萬殊，因緣亦異。倘由此等以壇，略知感應應捨，使陷溺之心，不致長此肆無忌憚；則一貫道亦未始非一種方便法門，「一切法皆是佛法，」正復不須剪剔。乃近時有上海漢蕙堂所印小冊，遍處分贈，偽託印光法師降品，意在誘人捨念佛正法而從其一貫道。則誦佛誦法，愚妄取罪，不可以不聞矣。

偽託之印公口語，大意謂「氣貫有青陽紅陽白陽三運，從廿五年（不知是否指民國廿五年）白陽掌盤。（原文）印公只知紅陽法之金經，未入白陽法之一貫道；故現在只住氣天作小仙，未能上升理天作上仙。」此語中有一杜撰不可識之字，係「中」字中加兩點，亦即「東」字經斬頭截脚。以意料之，乃所以表無生老母者。又稱上帝，一稱玉皇爺，與杜撰字同樣尊崇。意玉皇爺即是上帝；特未知與杜撰字果位孰高耳。今較之如下：

夫所謂青紅白三陽之運，光無故實，姑置不論。

（紅陽殆因紅羊而誤。遂又杜撰青陽白陽，可與之類。正如東漢黃巾，詭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耳。）若謂金經是紅陽法，不適當於白陽運子嗣降靈之稱一轉瞬之極！何以故？以印公所弘揚者，是淨土法門之「念佛」。與普通所謂念經者尙有不同。此語廣言念經，竟不置念佛。知爲託者對於印公，對於淨宗，未能窺見者，亦但作扣柴擲樹之談。其確一事，……

無論念佛念經，（專指佛誦誦經而言，若高王經等生經血咒，及其他俗造諸經，當然不在此列）皆是佛。

目次

關一貫道偽託印光法師降品	沼和
唯量量略釋	范古農
禪學講話——譯序	芝峯
守培法師說法親聞記（續）	能徹
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縮影（續四）	震華
泰國的佛教（續）	本 涂
弘一法師畫像記	陳抱一
我最崇拜的古德——見月律師	大雲
僧青年的新思想與行爲	浩泉
吳應璽居士往生記	道源
保定紅關帝廟念佛堂募緣啓	廣覺代撰
吟壇	諸家
佛化消息之一斑	記者
編後的感想	編者

法；且皆是大乘了義，而非權乘不了義。須知大乘了義佛法，遍十方無量塵沙世界，經三世無量塵沙諸佛，一般無二，無有變異。假令說有所謂氣天運天，則氣運諸天原經「罡風掃穿」，（原文）繼而成，成而復壞，成壞數千百次；一貫諸道皆已了無去向；而報身諸佛所居之十方淨土，安穩無成壞如故；極樂世界之莊嚴如故；阿彌陀佛之說法如故；乃至一切世界以念佛念經為修道正法亦如故。此無上菩提之常恒不變，所以異於尋常外道之不能無常也。今云念經是紅陽法，不續白陽經，乃門外漢之戲論；稍知佛法者決不出此。况於印公，其謬二也。

印公者所謂紅白陽道，而一貫道誠適於白陽；則其地他日更有實陽星陽諸道，須「兩歧道」三叉道。然後適宜乎。信如是，則今日修一貫道而趨運天者，彼時又須乘而改修兩歧三叉諸道，方可「線因罡風掃穿」，（偽亂語原文）豈非仍是不了？何以故，以「氣數」與「運」皆是無常，不若佛法常恒故；以白陽既經紅陽，一貫道既開念經，則白陽一貫之後不能更無權嗣故。其謬三也。

印公所謂「氣天居住」，又云「超氣入理」；則所謂運者，當然較氣為殊勝。又再稱「運界」，三稱「運天」；合上下文測之，運界即運天無疑。又謂氣與上帝玉皇帝，則玉皇帝當與運天無異。夫氣天運天，出自杜撰，姑置不論。玉皇帝為初利天帝；福報甚勝；壽命甚長；當與運天世界四部衆生，實善則惡，威德亦甚大。然自佛說之，不過欲界第二天（初利天）之下為國王天，四王天之下或外，即吾人所

居之四部洲矣。未脫輪迴，未超生死，仍是凡夫，未入聖域。（此就果位而言。事實上，諸天帝多地上菩薩化身，又當別論。）故玉皇於佛典中稱帝釋，對於佛法，歡喜踴躍，誓作護法者也。今乃謂玉皇命諸衆生捨佛法而入一貫道，是眞「欺天」。又偽託於深通佛法，大弘淨宗之印公，是眞罪過。須知念佛求生淨土之士，雖最高之四禪天亦不願往生；而謂印公欲生運天未得耶？又須知佛門規律，具戒比丘不拜諸天。反之，大德比丘受諸天禮拜供養者，傳記所載，難以縷數。印公之清德，正當受初利天衆禮拜供養耳。今乃謂印公奉玉皇勅，勸衆生捨佛法而別奉不知所云之一貫道；愚妄罪過，其謬四也。

印公以清朝秀才，出家歸佛。生平弘法文字，有印光法師文鈔行世。雖淺深鉅細，隨機不同。然皆理明詞達，無佞俗氣。讀其書而起信發願，精進修持，運生西方者，不知凡幾。今偽亂語之俚俗，實是京調二簧腔。若託為汪大頭謂叫天降乩，吾將信之。若云印公大唱其二簧，惟有無生老母之高徒信之耳。其謬五也。

種種謬妄，指不勝屈。吾若一一細說，不特篇幅太長；彼乩壇之鬼狐或乩手，亦未必即能領悟。今請以失言作保證：

「此種乩語，若出自乩手偽造，則此乩手當墮於舌地獄。若出自鬼狐假託，則此鬼狐此狐，亦當墮於舌地獄。欲免地獄之苦，請速懺悔。反之，若一貫道真為今世應獲之唯一正道，又真有無生老母以主其事；而沼和竟敢奪奪剪開，沮人信仰。即所有不信一貫道之罪過，由吾沼和一貫家當。且無生老母誠有靈異，亦當有威力，當能生

死禍福人。則請降奇禍慘報於吾身，以彰顯報。自登報發表此文之日起，吾齋肅以待，期以一月；一月不能則三月，三月不能則一年。一年倘無顯明惡報，則一貫道遠不如吾之念經金佛矣！無生老母之威靈，竟奈何沼和不得，其伎倆亦甚薄劣矣！乩語真是偽造偽託，無可取信矣！彼時，誤信一貫道諸君，亦當速自悔悟，歸向佛法，勿自沈迷不返可也。」

更有聲明者，吾初非印光法師之弟子，且非念佛修淨宗之人，不過是簡佛敬禮；凡佛敕大眾諸法門，吾皆讚嘆擁護，不知其他。且據與外道雖多，吾向不駁斥。今竟駁斥一貫道者，非有他故；一則恨初機學佛人因而退轉，二則憐乩手鬼狐造大罪業而不自知故也。

附啓 爲避人專上之糾紛，暫隱真名，自號「沼和」。一年期滿，自當宣佈真名與地址且可證明此人確是沼和，絕非臨時牽出一年內未遭禍患之人，狡辯欺人者。好在無生老母果有成靈時，假名字也騙不了她老人家。又，此文歡迎轉載，或翻印單張分送。惟請註明轉錄冊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妙法輪刊第十二期，使一年之期有確定之起迄，是爲頂幸。

晚金山返首座

行脚終南與徒勞，生死循環，畢竟空。受用；到家消息何須問；話頭提起，悟道好參禪。

條件唯識量略釋

范古農

攝成色宗眼所攝宗。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
故因。初加眼識。

攝界。爲六組中之初組之三。故曰初三。所攝
者屬於也。故者所以也。青色之所以不離眼識
者。因是十八界中屬於初組之三界故。故曰以
初三所攝故爲因。眼所不攝者。非屬於眼界也
。青色之所以不離眼識者。乃是屬於色界之色
。而非屬於眼界之色也。故曰以眼所不攝故爲
因。

此二因者。若但取一。皆有因明上過失。何以
故。若但取眼所不攝故爲因。而不取初三攝故
爲因。則不定及違宗二過。不定過者。謂極成
之色。爲如眼識眼所不攝故。定不離眼識乎。
爲如五三(十八界中餘五組之三界)眼所不攝
故。極成之色定離眼識乎。謂如麝香味觸諸法
定離眼識也。若許五三眼所不攝故。亦不離眼
識者。即違自宗過。今兼取初三攝故爲因。便
無此二過矣。

又若但取初三攝故爲因。而不取眼所不攝故爲
因者。亦有不定。法自相相違及決定相違三過
。不定者。謂極成之色爲如眼識初三攝故。定
不離眼識乎。爲如眼識初三攝故。非定不離眼
識乎。法自相相違者。即可作量云。真故極成
色非不離眼識。初三攝故猶如眼根。原宗之法
自相爲不離眼識。今宗之法自相。爲非不離眼
識。故曰與法自相相違過。又此宗與原宗完
全相反。故又有決定相違過。

今大師立量合二因爲一因。曰初三攝眼所不攝

故。便無以上所云諸過矣。

然則何以加自許二字乎。加自許二字者。爲避
死因中有法差別相違之過也。蓋真故極成色。
是有法自相。不離於眼識是法自相。(因明之
宗。爲有法與法兩份所成。)定離眼識色。非
定離眼識色。是有法差別。(自相是總相。其
中含有殊異者曰差別)與師量量。原在不離眼
識色。而外人可作差別相違之量云。極成之色
非是不離眼識色。初三所攝眼所不攝故。謂
如眼識。從此有法差別上。可見所立之量是否
離離不離離。成爲不定。其所以不定者。與師
與外人意之所在有不同耳。如何能規定之。便
於差別之中顯出美師自量來。惟有加自許二字
足以規定之。然不加在宗之有法上。而加在因
上者。以但使外人差別相違量作不定。與此相
違量非真能立。則外人所立不致自誤也。其不
定量云何。謂極成之色。爲如眼識初三所攝眼
所不攝故。非不離眼識色乎。爲如自許他方佛
等色初三所攝眼所不攝故。是不離眼識色乎。
若因上無此自許二字。則謂他方佛等色爲外人
所不許。此不定之因。便有離一不成之過。既
有此過。則不定量非真能立。而外人所作差別
相違量即不能成。致自所立量有有法差別相違
之過不能成立也。今有自許二字。則前不定之
因。無離一不成之過。便能破外人所作差別相
違量使不成立。則自所立量即無有法差別相違
之過矣。故曰加自許者爲避死因中有法差別相
違之過也。

統上諸端而觀。可見美師因明之精。立量之周
密與善巧。宜乎量之顯撲不破而能令西域諸師

統上諸端而觀。可見美師因明之精。立量之周
密與善巧。宜乎量之顯撲不破而能令西域諸師

自性。(三)諸佛菩薩法界名圓成實性。此三自性收攝十法界所有之法。唯識三十論稱此三自性云：「由彼後偏計，偏計種種物，此偏計所執，自性無所有。」此知偏計所執自性也。首句名偏計心，以凡夫心周偏計度，故名偏計。彼彼實其業多也。二句知偏計心所緣之法，種種物指宇宙人身一切萬物而言也。凡為凡夫心量所計議者，皆為偏計所執法，四句自性無所有者，言偏計法，因緣所生，假名無實，然既無實，何名自性耶？此偏計法，無本體之自性，故名無性，即以四大合成之共性為自性，故名偏計所執自性。此偏計所執無自性故，以共性為性。此偏計執性，唯凡夫法，大小乘皆知緣生性空故。「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此顯第二自性也。楞伽經名此曰緣起自性。偏計性為所生法，此為能生緣，故曰緣起。凡夫依四大而起，故名「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依他起性即大種性，世間一切法，皆依緣而起故。分別緣所生者，揀別因緣和合生。言此大種性，從真如分別而生也。真如猶人，大種如六根，從人分別而有六根，於人不起分別，雖無六根之名，是故六根從分別緣所生，六根雖六種和合而生六識，六識名為因緣所生，此前二自性生緣之各別也。

「圓成實於彼，當遠離時性」，故此與依他，非真非不真，如無常等性，非不見此彼。「世間緣所生法，皆從六種而起，不從真如而起，大體近於緣生法，其如處於緣生法，猶如父子相近，雖隔相離，故此圓成實，在彼依他性中，常與緣生偏計性也。使彼常近偏計性也。圓成與依他，其體雖二，其用不同有如此，故曰非真非不

異。無常性即偏計性，偏計性中含有依他性，依他性中具圓成性，偏計性中具依圓二性，故曰非不見此彼。此指圓成，彼指依他。此三自性同一體，體即真如，從真如分別而有六種性，六種和合而生一切法。猶如從藏生繩，從繩生蛇，蛇是妄想，唯凡夫法，凡夫不見繩性與真如故，妄相至虛，無自體不復生他，故緣生法外，更無法也。繩是種性，唯小乘法，小乘已了緣生法空，不見真如故，種性不虛，故能生偏計。繩是真如，唯佛法，佛已空前二故，如繩相現前，必無繩蛇故，繩蛇若存，必不見繩相故。蛇如大乘有辨，繩如大乘空宗，藏繩蛇三法具足，如空假中三合為大乘宗。細推此喻，彼諸大乘之非，自可見矣。「當知此三自性，各別生起，不得同時並生

特稿 中國佛教人名大辭典縮影(續四)

震華

如藏相現時，決定不見繩蛇，見繩蛇時，決定不能見繩。是故「大乘佛法，唯一中道。諸佛既無空有之境，云何而能說空有耶？佛說空有，猶如醒時說夢中事，不得因說夢中事，即謂有夢中境耶。般若經中常說空，亦非大乘欺。般若經說二邊空，顯實相般若。若執空為般若者，等如認指為月，其錯可知矣。」

以上係余所親聞，茲略記綱要，括漏無遺。後所講者，不在此內。余聞守老法師講此，猶如撥雲見月，無阻黑暗，一時光明，誠令人快不可言。或恐余學庸淺，欣新厭舊，竟覺是是非非，未敢輕決此篇關係正法之興亡，學路之矯正，謹奉世界佛學諸大德，共評論之。

日芳(習譯)〔宋〕依荆南開福德賢智首，管贊聞

願真曰：清機瘦令，可勝可仰，仰之非親。妙華圖分，可擬可像，像之非真。非親非真，秋月盈輪。有言無味令的的，既往如分竟竟寬，當機顯顯分絲髮謬訛，金烏卓午兮迅風霹靂。(續錄錄五燈會元續傳燈錄禪宗正脈五燈

嚴統)

日容(習譯)〔唐〕名遠，子湖弟子，因覆上座參

師拈掌三下曰：猛虎當野，誰是敵者？遠曰：俊鶴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遠曰：且休！未要斷道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翻無語。師曰：死却道漢也。(傳燈錄統

要續集五燈會元)

日章(雜科)〔明〕成都人，號錦峯，山水學廣真。〔畫史會要〕無聲時史圖繪寶鑑續集)之代日照(譯經)〔唐〕中印度人，梵名釋地婆院羅，戒行高者，尤工咒術，高宗時來華表請願，垂拱末於東四京。譯大乘顯論經，大乘五藏論等七凡一十八部。〔高僧傳三集釋古德六朝僧傳〕(二)〔義解)〔唐〕錢下人姓劉氏幼有宿慧博覽經籍長精經法因遊嵩嶽開圓通之說後至衡山登頂峯有慈母之志先後度尼居三十餘年咸通中示滅年一百八歲(高僧傳三集六朝僧傳)日慎(習譯)〔宋〕依雲巖重顯說法，住處州南明

日慎(習譯)〔宋〕依雲巖重顯說法，住處州南明

時，借問風意敬章，走同是別？師曰：水天影
交齊。曰：畢竟是別是別？師曰：松竹聲相寒

（續燈錄五燈會元續燈錄）

日餘（習禪）宋依保南仁勇受法，住隆興府景
福寺，借問如何是道？師曰：天共白雲晚，水
和明月流。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先行不
到，末後太過。（續燈錄）

日餘（習禪）清新黃忠節端伯族子，結廬乾
綱嶺下，掩關修淨戒二十餘年，諸山歸德焉。
明遺老宋之盛，嘗訪止宿，日舉太原字上座
談經不離法身公案，以爲悟須實證也。宋曰：
實證談經，但如乎上座聞鼓角聲，忽有契悟。

日曰：所悟不空。宋曰：終是空悟，因論及男
女居室，日斥爲洩欲志性。宋曰：何不看取天
地之化育？日曰：連天地亦脫離不得生死根。

宋曰：從前明滅人之類，日拊掌狂笑曰：但願
人類滅盡，個個成佛去也。（廬山志）

日新（雜考）宋有玉蘭盆經疏鈔餘義。（續藏
目錄）

日觀（雜考）元見子溫條。

寄懷海珊同學
別了幾年，
光陰真快！
回憶在台宗讀書的時候；
那是多麼的歡喜，
那是多麼的親愛，
那是多麼的親愛，

（C1）
棋亞

賞月，
談天，
徘徊！

你的理想，
你的計劃，
但是，你的雄心勃勃，
壯氣仍在！

雖然，經了暴風雨的打擊，
但是，你的雄心勃勃，
壯氣仍在！

別了幾年，
光陰真快！
這次在南京會面的時候；

泰國的佛教(續)

四 國民皆僧

泰國可以說國民皆僧！是凡男子在一生絕
對要出一次家到寺院過着三個月的出家生活。在
這出家期間，頭髮鬚眉毛均皆剃去，所謂「剃
除鬚髮」。纏着黃色的法衣，過着純粹的佛弟子的
生活。都市與郊間，處處都可以看到黃衣跣足
托鉢的僧侶，所以有人稱泰國爲「黃衣之國」
(Country of yellow robes)，或是「黃金衣之
國」(Nation of golden robes)。如果誰能接受
那種出家的生活，或是自己情願永遠出家時，那
末在三個月出家生活時間完了之後不還俗也是
可以的。可是像日本這種僧侶世襲制是沒有的。
至於戒律方面，雖受戒而不像中華民國的僧侶們
要燃香。對於男女性別的問題是非常的嚴厲！出

還是那樣的豪邁，
還是那樣的親愛，
活潑，
雄壯，
自在！
你的學術，
你的文章，
雖然，經了好多年的擱淺，
但是，你的聰明過人，
作風不壞！
三二年十二月廿五日晚寫于
高郵承天寺東房

了家自己房間內連親生的母親也是不準進來的。
依這樣看來，泰國的佛教對於持戒是如何的嚴肅
推想一下就不難而知。女子出家爲尼的也有，可
是不像男子那樣一生一定要過三個月的出家生活
，那是由各人自己發心，若是既出了家那就不準
還俗。
出了家的僧徒們的行持，最初是習呼吸觀。
那個場合，無論觀想什麼都好——只是不要觀想
壞事。例如觀想「佛陀」(Buddha)的時候，吸
氣時觀想「佛——」，在呼氣時觀想「陀——」
。觀想「達磨」(Dharma)的時候，吸氣時觀
想「達——」呼氣時觀想「磨——」。如觀想「
僧伽」(Sangha)的時候，吸氣時觀想「僧——」
，呼氣時觀想「伽——」。

Butte, Bangkok 著
本 論

弘一法師畫像記

陳抱一

去年（民卅二年）十月十七日，在弘一法師追悼會那天，我聞到消息，連忙趕到禮佛路玉佛寺時，已是下午三時光景。好在，所陳列的法師真跡遺墨及紀念文獻等物還得從容拜覽一遍；並且也會到了夏丏尊先生和朱經農先生等幾位。夏先生偶然提起，想托我畫一幅法師的油畫像作為紀念。筆者並不遲疑地接受了他的意思，而且也是十分願意的。因為我景仰法師，並非這時開始；我約略知道法師的事情，是在三十多年前。

去年春間，在拙文「洋畫運動過程略記」中，也記述了一點：

「大約是民十七八年（？）時，在江灣車站，夏丏尊氏曾向他上火車的時候，偶然由夏氏的介紹而得與晤面一次。他那時，已不是美術時期的李叔同，而乃是出家數年後仍執一法師了，由那廣闊的襟懷，也給了我一種難忘的印象。」（見上海藝術月刊第六期一八，一九頁）

特別是那時印象，好像是一種晶瑩光耀的影子，永遠銘印在心中。所以對於繪像是非常願意，自然答應了夏先生之提議；這就是繪畫像的動機。

直到今年（民三十二年）一月底，才正式開始繪作。那幅（人物二十號大的）畫像（為法師六十二歲像），本來預定至多一個多月或兩個月光景，便可繪竣的了。可是開始工作之後，不知

不覺竟延擱了相當時候。所以延緩者，因為那幅畫像，不是隨便繪描所能表現成功的。每一次種種加筆的時候，彷彿自然而然而要在一種虔敬的，極其沈靜的心境之下進行繪作。尤其始終要極力表現出法師的豐貌神采和人格的光輝——在這一點圖上，當時也確是曾下過一番苦心嘗試的。

這畫像的色調，是以顏面的肉色（略帶光暈的淡黃色）與衣領的深灰色為「主調」，（風帽是較淡的灰色）。背景之色調，大致是暗褐色和紫褐色，其中某部份也參入了一些暗綠色。大體看來，全畫面也彷彿含帶着一種恬靜古朴的情調。

畫像的表現，筆者也只能做到如原畫上見到的那程度。所以，關於畫面的表現，這裏，也沒有其他的說明。

畫像，彷彿是繪到五月初光景，才完竣的。配好了框子之後，就約定在五月廿三日的上午，請夏先生來領取。那天，還下着一陣陣的梅雨。一切準備完妥之後他和一位學徒（也是弘一法師的徒弟）兩人，就開始把畫像搬動；同時，內子把雨布掩蓋好畫面，也跟著他們同行，伴送到附近某一點點。那時，我自送着畫像之移動；與那幅畫像告別，不禁內心為之語然。

本來預備在畫像沒有攜去之前，留下一個正確的攝影以備複製。可是因為當時正待早日懸掛於紀念會中，故不便再將畫像留放過久。於是攝

影一事，也只好拜託夏先生去辦了。畫像移動以後，我一直沒有見到。因為以後存置於紀念會中，如何陳列保存，反正日後自可看到的。

大約在八月間，有一次偶然會到夏先生時；他說希望筆者寫一篇「弘一法師畫像記」。但當時，我沒有空暇寫，也感到一時寫不出什麼。同時他也說起這幅畫像加以攝影，製版、我也再三表示，攝影應當懸出畫面的明暗調子，要濃淡分明，才能作成良好的複製。但以後，攝影的結果如何，我倒沒有知道；唯則當時也很關心着，很想看看攝影的結果。

自從畫像搬去之後，筆者得以窺見那幅畫像的，是在今年（民卅二年）十月十七日（即農曆九月十九日）大師入滅一週年紀念，圖書新聞專的那一天。地址是在玉佛寺樓上。

當日我戒關心着的，是想先看看那幅畫像之陳列。法師的畫像已經懸掛在一面白漆紫藍的板壁上，正面朝着前面一排書架的方向。夏先生預先說明，畫像似乎掛得太高一些，據預備在下面還要供置香燭等物，所以也只好如此云云。照我看來也覺得的確略嫌太高，而且掛得太過向前傾斜了，尤其覺得最不相宜的（亦即不合於視線）是因畫面對正窗外光線，以致那幅畫面無論從任何角度觀看，都不能看得清楚。因為畫面直受對正的光線所映照，致不能看出畫面的調子，這是必然的。

並且還有一點，也覺得白色的畫面，對於那畫像的襯托關係，不甚適宜。照那幅畫面的沉靜色調，倘要加以好好的陳列的話，則最好以灰色

或其他較暗的中和色調的壁面相襯，必更相宜。就陳掛的方向或地位而說，那幅畫像最好不拘限於正中地位，而掛於室內橫側的壁面，以避免直線朝向窗外光線為宜。這樣，則畫面全體的濃淡色調，自能見得分明。

當日，領受了一本「弘一大師水懷錄」，是「一本三六四頁的厚冊。一翻開來，想不到畫像已經參成了銅版刊印於卷首，可是注視之下，又不禁深為訝異者，就是感到這複製的畫像，幾乎失了原畫的特徵，特別是額面上最重要的明暗調子，幾乎全被抹殺了。一看就感到與拙作原畫的弘一大師的神情相差甚遠，甚至好像把大師的容貌表情也改成另一樣子似的。

我竟不知道那照片所攝成的效果，何以面部上最重要的濃淡分別也攝不出，致弄成一副平板得有點奇形似的相貌。——這究竟是照片上的錯誤呢，抑或是製版工作之疎忽呢，我根本不知道，但至少，這複製是沒有傳出原畫的姿韻。

這複製畫像之失真，也正如文字錯誤而未經校對一樣。這樣誤傳的版子，是否適於印上「水懷錄」上留作紀念呢？筆者不能感到有點疑問。

固然也可說，畫的版子與原畫兩樣，在所不免，似乎無須特別介意，可是法師特有的清秀慈靜的面目，不啻會道這複製版子所誤傳，却是我所最關心的一點。因為「水懷錄」是給吾人久久追憶法師的紀念刊物，所以，列入的畫像，也應是一種比較正確的傳示才好。至少，不宜任它失却原畫面目的特徵。

然而既成的版子已印在書上了，無法馬上更換。當時，我只得這樣對夏先生說：「這複製

畫像，很不妥當，簡直看不出法師的神態，最好今後設法重新加以攝影，再做一個版子，這是我所懇切盼望的！」大概夏先生也未始不引為遺憾，而諒解了我的意思。同時，我還問過夏丹書先生這複製如何，他說：「與原畫相比，那差得太遠，差得太遠……！」

初版（三十二年十月初版）的「水懷錄」上的大師畫像版子，已是無法訂正的了。但極切望今後第二版印刷時設法重行攝影重製一個較精確的銅版印入為妙。因為這版子（初版的）非但抹殺了原畫的要領而已，而且會給與人們一種不良印象，這是筆者所最引為憾事的。實際上，我知道法師的豐采，是非常清秀而瀟灑發著一種令人仰慕的慈光，這是從其容貌骨格及面紋的陰陽上都足以表明的，與那版子所形成的形狀大不相同，所以筆者不能不於此略行說明。

我最崇拜的古德

見月律師

大雲

至於紀念會中的油畫像，是否預備保存得較久，我倒不知道。然而據說畫像前面要供奉香燭，如是則深恐畫像難免會受香燭所熏燻，對於畫面的保存上，不無妨礙的。假使供奉香燭是屬必要，則那幅畫像的框子也似乎應得重新加工，配上玻璃以保護畫面為妙（玻璃與畫面應有幾分距離），否則該畫面的色調，不久必致受香燭所熏而日漸受損了。

筆者也是素來敬仰法師的一人，而特別是由於繪作該畫像時之體會研味，並且以前也曾與法師有過一晤之緣，所以對於法師容貌神采，也特別銘印着深刻的印象，也明瞭法師那種慈靜相貌之特點，却是一種最可懷慕的美好印象。尤其因此，故看到初版的「弘一大師水懷錄」中的複製畫像時，遂不禁有此感述。

（民卅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日光復溫和底吻着大地的一切，和暖底風送來陣陣的花香。這是一個陽春，而且又適逢清明佳節，格外使人愉快！這一天，早食後，我就隨着大家，披衣持具，爬山過嶺，到本山——寶華山——各個祖師塔上去掃塔。山裏的風景是多麼自然！何況又在清涼的春天，遍山的古松花雖然還是開着，但却不如杜鵑開的新鮮；期的

美豔了。絳紅的碧桃花，迎着日光，好似對日光微笑，感謝日光的恩德。山林走過又到竹園，可是走入竹園裏，暫時就覺得很陰冷，很清幽，幾天來的歡樂和老者的探探，一些都碰不到。實在寂靜得連呼吸的聲音都可聽得出。萬紫千紅的花，也不看見了，祇是一碧無涯的竹葉，一種樣的修竹，真高得可怕。才走泥土裏攆出來的竹筒，更難得可憐。在這清涼的竹林中心，建立了一座很莊嚴的古塔，我由旁人的談話聲中，明白了我們跑到這竹林中的目的，就是到這塔上來掃塔

對於世學也有相當的認識。他的大士像畫得非
常的好，當時有小吳道子之稱。他的詩有安居解
調詩一首，我很歡喜讀，現在把他抄下來：
「安居說事久沉埋，我佛嚴規負冷灰。
白首俯流無一顧，寶華律社喜重開。」

自念已個佳話在，波羅絕學吼如雷。」
受業於南參數，坐京猶存西國殺。
讀了這首詩，就可想見他當時對律學是何等
的關心，他真個是以中興寶華為己任。他對於律
學的著述，有尼尼作持跋譯，尼尼止持會集，大
樂支義，標白布薩，無戒正範，稍行軌則等。

四

我由崇拜這位大德，不禁使我發生了不少的
感想，也許就是不少的希望。我想，我們青年
，就是將來主持佛教的主人翁，假使隨波逐流，
依樣畫葫蘆的胡混下去。做學問不務實際，當參
學不肯虛心實事求是，就是學一輩子，參一輩子
，終不能改變自己的個性。這樣，將來還能做復
興佛教的實際工作嗎？現在的佛教實在是萬分危
險，恐怕不久就會走上滅亡之途。我們不可自暴
自棄，我們應該荷上復興佛教的重担，但是，我
們既經荷了復興佛教的大願，就該努力去做了，我
們豈肯要學學與佛學並存的這位大德的風格，這
種「佛學與學問」這道大德的專心。
「我們如果果有高尚的人格，就不致於隨波逐
流了。君子為賢的道德，自然而然人家就會信仰
你，不需你去裝腔作怪。做學問有了專一的心，
無論研究什麼學問，總會有成功的希望。上面的
主觀條件，我們如果有了相當的修養，而後運用

新的思想，新的行為，把佛學運輪到社會上去，
使社會上人，認識了佛教的真面目，免得使一般
人視佛教為神道作用的宗教。同時佛教徒在社會
上，也應該做一點利己他的實際工作。這樣，

僧青年的新思想與行為

浩乘

只要是受過二十世紀奔騰澎湃底新潮洗禮
的知識份子，他的思想與行為，都有一種卓爾不
羣的驚奇獨特底表現，尤其是現代知識階級的青
年僧伽，莫不疾首痛心賦恨一班無知僧侶的思想
「腐敗」與「頑固」！行動的「乖僻」和「卑劣」！
「一」深深影響到佛教的復興！所以僧青年們莫不
立志欲用「一」或「已行」！應當設法設法繼續吹
邊擊地廓清了這烏煙瘴氣而將腐舊的僧伽化導成
合乎教法順乎時勢的新思想與新行為，一齊戮力
同心底團結起來，推轉法輪向新時代的大道上挺
胸邁步。——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僧青年共有之
理想吧！

但是在現前這新舊兩派的過渡時期，（暫的
無一時革盡的可能，新的也沒有樹起一定的完善
的標準）！假使碰壁地評判：「怎樣是新的思想
與行為？」那，真有榜樣被途莫衷一是之感慨！
所以，有許多僧青年因「誤解」，「離動」，「
盲從」，「不知不覺的竟誤入了「邪知」「邪見」
「邪行」的漩渦，於是「墮落」「浪漫」，以致
限于萬丈深坑而卒不能自拔！
陶覺云：「心懷如青天白日，並品如光風霽
月，這纔是禪者的氣象。」唉！出世的大丈夫，

佛教在社會上就會有著很高的地位了，社會上人
對佛教，也就會生出真誠的信仰心。久而久之，
佛教定會走上復興之路。

連俗僧都不如！還能談復興佛教麼？
那等於羊的行尸走肉般底無知僧伽因為人
所不齒，但有許多受過普通教育的青年僧子，雖是
直得討論，有的以為讀幾篇時論文章，看兩部戲
情小說，或喊喊改良佛教的高調，寫寫風氣和漫
罵的文字，竟認為是新思想表現的「正法門」。談
到行為，「衣」必穿綢緞，「食」必講色鮮，力求美
觀，甚至隨風跟俗底成了變相俗子。「食」裏沒
有咸單砸肥——竟或有之——也都貪味圖香，甚
至不甘其處的淡泊為飲食而放棄參學。有高麗大
廈底梵字「住」着已是仗佛光明的過分享受，若
再在陳設裝潢上講求華彩，那，更屬奢侈顯貴！
平常說「行」是單指走路，現在並舉動而論之，
我們不問坐如鐘站如松行如風摩如弓的多麼難是
否有裨於道德表現，但是嬉戲調子，狂妄自恣，
總有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吧！

這樣的新確是棄任公評「民初中國人的新說
：「——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為準，而以
之為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為義務，而以之
為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為界，而以之為
內亂；權利之說入，不以之為公益，而以之為私
見。」（飲冰室新民說）五。——自大進治，著專

分三次誦之。願畢，更執卷至榻前，示以「稱佛名號品」之功德，將此一品經文，復緩緩朗誦一遍。且每誦佛名，必重念一句，務令歷其耳根，入其腦髓也！晚，息更微弱，乃直勸其不必盼好，當觀此身為一切苦之本源，應亟放下，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遂鳴引磬，為之助念彌陀聖號，兩性隨師，雙本寺淨人，亦同隨念。至中夜，見其狀尚安靜，因請師須作早課，故暫歸齋息。仍囑諸淨人：繼續念佛，並告以時時注意，設有危念，可速請隨師助念為禱。二十六日，早課甫畢，淨人奔告曰：「老居士要去矣！」爰與諸師同來念佛，並於耳邊開導之曰：「老居士用功多年，始備此時享受其利，務須提起正念，隨眾念佛，如願往生，求佛接引，了生脫死，在此片刻，應將五濁惡世，一齊放下，萬不可生第二念也。」時彼神識清醒，面無苦容，唇齒依稀魚聲微動，知其隨眾念佛矣。予端立榻前，注視其面，觀想西方三聖，降臨接引，懇切為之助念。約一時許，暫停，息止，安詳而逝矣！周身俱冷，頭部尚溫，實生西之明證也！

述意釋疑

上來所記因緣，似吳居士之往生，全仗予等助念而得成就者。若是，豈不有活名的譽之嫌，寧功拔業之過乎？此等叢譚，誠所難免。然鄙意之所在，蓋欲警勸四衆，發憤懣心，謹持老病，助人往生耳！夫世界之人類多矣，有幾人肯學佛法乎？學佛者多矣，有幾人肯了生死乎？了生死者多矣，又有幾人肯修念佛法門，準備一生辦到乎？今有其人矣，但因其臨命終時，為病苦所

逼迫，未能完全作主，吾等豈得忍心坐視其功虧一簣，而不加以援助乎？或曰：「病室穢惡，令人生厭，且正值疫流行，設被傳染，如何是好？」曰：「假使你呻吟病榻，而人皆厭穢惡怕傳染，無來看視者，將作何感想乎？」或曰：「彼但盼望病好，不願往生，亦用不着我等助念也。」曰：「你我有病不盼望痊好乎？是乃人之常情也，正需我等乘間勸之耳。」或曰：「平時修行，尚在臨終時受用，倘臨終時不能作主，足見其平時不用功，隨落輪迴，乃其應得之果報也。」噫！此言激矣！須知善根有深淺，煩惱有厚薄。若善根深煩惱薄者，聞佛持念，即能證得一心不亂。報盡命終，欲去便去，所謂當業告假坐脫

立亡者，則何用你我費心多事。若善根淺煩惱厚，平時念佛，既未證得一心不亂之境界，臨命終時，何能走得解脫，更以內有身心之齟，外有魔怨之擾，八苦交煎，豈易作主！若無人為之助念，勢將糊塗顛倒而死，前功盡棄，豈不可惜！嗚呼！你我豈非同是善根淺煩惱厚之人乎？你我老不病不死乎？病死之時，果能作得主，要走走，而不須人助念乎？若希冀他人為我助念，我應先為人多多助念，俾以善因感得善果也。當知佛法住世，始為衆生了生脫死耳。倘將此事忽略，縱令學備三藏，恐亦與佛法不相干焉。嗚呼！生理事大，無常迅速，嗣同四衆，如實修行！數論終日，恐將趕不上吳居士矣！

保定紅關帝廟念佛堂募緣啟

廣覺代撰

夫清淨道場，廣為四生開覺路；恢宏象教，實賴多士發真心。欲轉法輪，應踐齋米，未成佛道，先結人緣。不有雜論，誰乞香積之飯？未途須建，難捨祇園之金。道本如斯，理無或爽。保定紅關帝廟一方之勝蹟也，靈應昭昭。禪關初開，住持寂順大師，早歲參方，一颯自足，比年領衆，粒米同餐。心地清涼，禮文殊於金閣；脚跟自在，拜大士於蓮池。昭慶天宣，自居學地，金山高曼，已仰家風。錫飛杯度，雖未統於前徽，而土面灰頭，實無慚乎老衲。肩擔大法，空門之玄妙未窮，口噴清齋，世味之酸鹹已辨；六時行

道，雖無怠於修持，而一木撐天，實難勝於支柱；而况堂開念佛，放匡嚴刻漏共修，單掛朝山，願五台智燈永耀。食指既繁，非是單飄雲鉢；禪心雖淨，亦難吸露餐風。伏望建官居士，諸上善人，發無量心，行殊勝行，神儀供辦支，全家有願；一龜共彌勒，心海無波。下福田之糧，生生乃積乃倉；貯奉獻之金，世世無煩無惱。覽者長甯，天清地泰，佛光所被，歲暮時和，普願見聞，隨喜功德，是為啟。

X X X

廣覺代撰

吟

壇

懷淨士詩四十二章

曼陀

雖然凡爾本阿途固有靈明燭不殊穢土唯心成
淨土來香見性說今吾胸中念念金台座尼下時時淨
土趨安養鄉願切思歸窮子更歡娛

此身念念生四早向蓮邦歸故柄最是虛緣難
切斷誰知凡靈又沈迷空身未見權居此慧眼能開看
等閒他日歸安養處不從虛世覺菩提

人天長夜久沈埋苦交煎事多貪難離家多
業力更難安始安無端俗慮廣相神可喜蓮花夢
湯羅夢寐欲歸去好莫依生死老形骸

快去西方入聖胎彌陀老子笑顏開嬰兒流浪無
音凱歌父悲憤却斷哀一日思家旋故里他年入境坐
金台始知此是接身處識得真心樂快哉

西域如來轉法輪蓮池端坐紫金身華藏境現難
相比相好光明獨異倫淨侶遠公均欲往莊嚴大土亦
接神我今發願隨西去一句彌陀是路程

福業莊嚴七寶成蓮花處處落繽紛琉璃布地黃
金色接開參天白玉紋鳥語嚶嚶常出和樂音朗朗動
感聞能生此界無諸苦免得人間惹火焚

遺棄散列多門惟有四方獨至尊不用三生修
懶慢但想寸念出彼網能除安相還真相接引前昆與
彼昆我誓報恩生彼網那彈指說虛榮

西方原是隔壩不念彌陀見却難最痛真靈多
惡業更悲幻海茫茫波瀾成曾淨土唯心造我往蓮池探
所安莫望去來離聖安娶極樂任遊觀 (未完)

病中感懷

明性

秋來一病竟纏綿，對鏡驚心且自憐！作客他鄉難護惜，縷心淨土共持堅。福田少種今生苦，業海無邊夙世緣。人比黃花看日瘦，蒼然添盡轉金仙。

墊園吟集 捲前聖郭嘯東遠廣覽

傾心無雅士，撲面長京塵。名國恣夕詠，聊以樂我真。綺席列筆硯，豪興敬茶巾，冬林鶴清氣，耳目此一新。佳賓多里閉，股動各披陳，去日常苦短，遺憤須及堅。生年不滿百，何為自苦辛，衆庶皆屬物，吾獨怡其神！放眼臨大字，冥心賞古春，天機隨處見，情敞遂深淪。豈無識其竅，中心未柔調，言志各摘詞，孰契清淨因？主人賢且達，此意儘一伸。

佛化消息之一斑

定嘉

徧能法師重編佛學大辭典

徐森玉居士，諱嘉定，居尤寺徧能法師，鑒於丁氏佛學大辭典收羅未備，特於年前發起重編籌案，取材宏富，審訂精嚴，刻已疊稿盈尺，一俟時局粗定，紙價回穩，即可出而問世。

州場

日僧海野翻譯佛敎大辭典

日本望月信亨博士所編之佛敎大辭典精裝正編五冊，附錄二冊，內容繁夥，名貴，圖尤多，出版之後，風行世界，惟全書皆保和文，閱讀不便。最近西本願寺僧海野準備在揚州願生寺翻譯華文，已脫稿一冊，仍在積極續撰，從事云。

海上

紹三法師蒞滬宏法

貴州路上 車水馬龍
壽聖庵內 普濟濟濟

本市貴州路壽聖庵住持師明法師率徒孫建國師，為弘法利生事，恭請紹三法師於農曆十一月十一日起，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開講阿彌陀經，至十七日彌陀聖誕日圓滿。講經期內，並建佛七，務望十方善信，隨喜功德，廣結勝緣。

訊又

芝峯法師譯著：禪學講話問世

沉悶的佛敎出版界，又打了一劑強心針！

虛大師的名高足芝峯法師，年來盤居海壇，養精蓄銳，於佛學造詣益深。之法師今夏應焦山佛學院院長雪頌和尚和東初法師之聘，講學焦山，乃譯成禪學講話一巨冊，原著者為扶桑有名學者日種讓山氏，內容精彩百出，而芝峯法師的文

水洗練，雖極通暢，愚意不但學禪者可奉為圭臬，即佛學院僧青年，亦宜採為課本也。該書出版，已近兩月，嶺南山中流月社，上海愚園路佛學書局，四馬路開明書店，均代分銷。全書凡九十九頁，近十萬餘言，售價則僅中僑幣壹拾圓，行見實屬宜其。浴陽紙質，該書不日可售罄也。

又 佛光療養院創舉

特政業務出診部

本市馬新南路一三三號。佛光療養院。向以服務社會。普濟人羣為宗旨。對於救濟貧病工作。推行不遺餘力。除已成立門診部施診給藥外。近因市民生活日高。越上各醫師出診。大都百元。左右。一經貧病家。每因限於經濟。坐延病變。痛苦不勝。殊堪浩嘆。該院院長馬開我醫師。有鑒於此。特創設義務出診部。免費診治。凡八風居民。隨貧病。可於每日上午。向該院掛號。由該院指派專科醫師。前往治療。不收診金。診費酌減。希熱心人士。廣為傳播。庶幾貧病。何登滿云。

編後的感想

本刊自呱呱落地，迄今已整整一年了。

在這短短的一年中間，本社全人也曾稍發棉力的對這兩次「專號」，然而我們並不以此自滿，從第一卷第一期起，在取材方面；我們想還更

進一步的——多作教理的推闡與研討。至於有內佛教的短小精悍輕鬆雋永的散文，詩歌，小品，隨筆……等，固為本刊所歡迎；但委靡清新見解獨到的說說式的論文和創作，即尤為編者十分傾嚮！

光陰荏苒，臨茲編後，十二期妙法輪，又匆匆地和各位讀者相見了。它的內容怎樣？且略略介紹一下：

沼和居士的「圓一真道信印光法師條札」一文，忽莊忽諧，將一貫道全人的外衣，剝得赤條條寸絲不掛，我想此文披譯之後，這洋場十里路現象，也許要減少一些吧？

范古農老居士，以六十高齡，猶伸紙為卷，為本刊寫一篇「唯識量略釋」，這是值得我們的欽佩和感謝的！至文章之名貴，更有口皆碑。

芝峯法師的禪學講話——譯序，以說深綿遠的筆調，將獨樹一幟的禪宗的奧旨「鉤」出，確非容易。文章千古事，近十年來，芝老師的老米飯，畢竟沒有白吃呵……

還有，這裏限於篇幅，恕我不再囉嗦。親愛的讀者們！新年再會吧！

十二月四日編者海珊

本刊增價啟事

近來紙價飛漲，印刷費亦高，出費甚巨。本刊承各方諸大德之補助，但杯水車薪，所費仍巨。為維持刊物之生命長久計，從二卷一期起，酌收全年訂費。二十元，專非得已，望各方諸大德予以諒是幸。

刊金鳴謝

本市寶友居士 壹仟元
 家波天章等悲開和尚 一百元
 六合長慶等性知和尚 一百元
 常州佛學慈善社 貳佰元
 杭州華嚴寺廣修老和尚 貳佰元
 壽生慈蓮瀛法師 貳拾元
 朱慈淨居士 伍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出版

「妙法輪」月刊

編輯兼發行 上海佛學院

地址：上海支龍路玉佛寺

(中備券，郵費在內)

本埠 三十元

外埠 三十元

日本 三十元

南洋 三十元

海

口 项 目

项 目	变 更 后